

小说

夜 吼

■孙春平

那声嘶吼刚骂出第一声，葛大成就蓦地醒来，翻身坐起了。他没敢脱衣脱鞋，甚至都没敢睡到墙角现成的床上去，只是将三把椅子往保安值班室地心一摆，一只放脑袋，一只放腕，一只搭脚，且算睡下了。其实没睡，睡也睡不踏实，迷迷糊糊的，他就在等这声吼。翻腕看表，一点二十，又是这时辰！这条疯狗，他不睡，害得一小区里的人都不能睡！等我把他捆住的！

“你有本事出来！你这个王八蛋！你是癞蛤蟆！你是头驴！”也就这么几句，翻来覆去的，那吼骂声在小区楼群间飘荡游窜。声音是从胸腔冲出来的，可着嗓门灌，声嘶力竭，炸了雷一般直冲云天，八成喝多了，借着酒劲撒酒疯。时已入夏，家家都开着窗。不少窗子亮起来，宠物狗们配合着汪汪地叫，停在小区里的小汽车也呜啊哇地参加合唱。不知是哪家汉子，冲着窗子往外喊，“保安才是条没用的狗！”呼应着这声骂的，是几声口哨的呼啸。

葛大成带着保安顺着酒懵子的吼声追，但就是追不着，连个人影都见不到。那嚷叫先是在北区响，可等他们赶到北区，吼骂

又炸在了南区。他们埋伏在过道上，那吼声却像断了电的喇叭，再无了声息。居民们骂得狠，不骂疯狗一般的酒懵子，却骂比狗还不如的保安。葛大成就是保安队长，他知道，明天，也许等不到明天，物业公司经理的一顿臭骂肯定又躲不过去了。

果然，腰间的手机颤起来。葛大成掏出看了看，想不接，但没敢，还是放到了耳边：经理，又把你惊醒啦？

我问你，到底还能不能干点人事？我没欠着你们哪一顿吧？经理在电话里，也把他当狗一样地骂。

为这事，经理带大家开了几次会，说各部门千万别以为这事只是保安队的责任，业主们天天喊维权，这半夜三更被惊搅了美梦，就是人家拒不交物业费的理由。物业费收不上来，我可拿什么给诸位开工资？

经理快近中午时才露面，他从小汽车上出来，又忙着去开后座上的车门。原来经理是学孙猴子的，碰到过不去的沟坎，就去请各路洞府神仙。车上下来的是派出所长，脸阴着，不开晴。经理冲着站在远处的葛大成点点头，

葛大成便一路小跑凑上前，惴惴地介绍情况，等着训斥和吩咐。

所长不说话，甩开大步往小区里走，经理和葛大成紧随其后。小区挺高档，花团锦簇，草坪茵茵，绿树成行，楼群四周是清一色的铸铁栅栏，两米来高，齐刷刷的如戈戟冲天，寻常人进不来。大门有东西南北四个，以前夜间开东门和南门，出了有人吼闹的事情后，便只留了南门，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检查进小区所有人和车辆的证件。电视监控头八处，安装在要害部位，运行亦都正常。从硬件设施看，没问题呀。

派出所长到底是行家，巡察了一圈后，果然发现了问题。他指着小区西北角一处草坪上的两架小帐篷问，那里住人吗？

葛大成看了经理一眼，经理说，是我老家的两个乡亲，日子过得都难，进城求我帮找个营生，可俩人岁数都往半百上奔了，一个是哑巴，另一个是闷葫芦，放的屁可能比说的话还多，眼睛还有点毛病。没办法，我就让他们在小区里捡垃圾破烂。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没惹过任何麻烦。那两个小帐篷就是他们捡的破烂。

所长问，冬天他们住哪儿？

往事

■程俞铮

往事就像一条小溪，汇成大河，奔向大海，永不回头。但在记忆的沙滩上，留有我的一行深深的足迹。

那是我心中充满内疚与自责的一件事。我十岁那年，妈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我无比激动，心里想能在大街上风风光光地骑车，来个 360 度的大转弯，那该是多么潇洒！可是妈妈只让我在院子里骑车，生怕我在街上出什么危险。可好奇心驱使我想上街上骑车。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是星期六上午，爸妈有事都出去了，我要到大街上展示我骑车的风采！我把自行车支架一蹬，翻身上车，自行车便“全速前进”了。我飞速前进，越过一辆又一辆车，就像出膛的炮弹，令不少人都惊奇地望着我。我只管飞速前进，路两边的建筑物就像流星一样向后退去。该拐弯了，我想起电视上赛车转弯的情景，太过瘾了。我也表演一下，来个倾斜式大转弯。就这样，我的“飞车”更快了，真像一颗导弹在空中行驶。

突然间，我见一个青年人正骑着电动车行驶，我的车前轮正撞着他的车尾灯上，我也狠狠地摔到地上。“挨打、被骂”这些不祥的字眼全在我的脑海里蹦了出来。“快逃！”我心里想着，没想到我的车闸因刹车过猛，连接闸的线断了，卡在车轮上。等着挨打吧，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那位青年当时很生气，看到我很害怕的样子，也没说什么。他拿起后背箱里的工具，慢慢地转动脚踏板，不一会儿卡在轮子的线被成功抽了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骑车像超人，不要命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我，我……”我正想道歉，赔他尾灯，可他已经骑着车走了。我傻傻地站在那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热乎乎的。多么好的人啊，我对我的行动感到愧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骑上车慢慢向家骑去。

那件事过去好几年了，可每次想起来，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让我刻骨铭心。我也常想，只有和气待人，才能避免生活中的烦恼和纠纷。



夏景

何明 摄

散文

傍晚小记

■王鹏军

太阳走了一天终于累了,想回家了,无限留恋地把圆圆脸蛋蛋伸在西边的山顶旁,遥望着整个宁静而安详的山村,目光是那样的柔和。

我坐在阳台上，望着屋后那片被夕阳余晖影射成淡淡金黄色的竹林。我从未看到过竹林呈现出这样的色彩。那种淡柔的黄色,可以使烦躁的情绪变得柔顺,可以使郁闷的心情变得开朗,我被这景象深深陶醉了,以为自己此时正在欣赏某位知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许在他的笔下一切奇迹都有可能发生。风吹动竹叶发出的“哗哗”声把我从幻影中惊了回来,原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白色的炊烟正缓慢地从人

家烟囱里飘出，散乱地游向四周。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是如此的悦耳。我从不讨厌聆听蝉的叫声，因为我知道那来之不易。为了向大自然展示自己的歌喉,蝉有时需要在地下整整等待十七年,而十七年漫长的等待换来的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夏天。在短暂的生命旅程里,它们每一天都在用自己所有的激情和热情向每一座大山、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宣告自己的存在、生命的美好。

小孩嬉闹的声音从房前的小河里传了过来,此时的河水应该是凉凉的、清清的、柔柔的。这些感觉会使每一个在河里戏耍的孩子笑声变得更加爽朗、纯净、自然,也会使他们变得更加

充满活力。童年就应该是这样,青山伴着绿水,无忧伴着无虑。有时夕阳下的美好记忆,也许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人们也纷纷迈着散漫而悠闲的步子从屋子里走出来,坐在河岸边石头上乘凉，谈笑着一些质朴的事情,享受着一天中不多的闲暇时光,表情淡然而恬静。牛群回家时清脆的铃铛声不时从山腰传来,夹杂着偶尔的一两声鸡鸣,仿佛把淳朴的山村向后推了一千年,一切都好像是一个传说。

终于，夕阳收回了最后一丝留恋的目光,知了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河里最后的一个波纹消失了,河岸边最后的笑声也随风远去了。山村静下来了……

童年的夏天

■朱国杰

总喜欢在朝霞满天的清晨
面迎朝阳
抖落露珠里的霞光
带着一份清凉
陪娘到田野里劳动

总喜欢在丽日高照的半晌
臂挎柳篮
手拿钢条做的铁扎子
把一片片泡桐叶穿成
缕缕升腾的袅袅炊烟

总喜欢在烈日当头的正午
脚踩湿热的泥土
跟在哥哥身后屁颠屁颠地
采摘悠扬的蝉鸣

总喜欢在闷热的午后
带着满身的汗水
扑向暴雨的怀抱
纵有震耳欲聋的惊雷
也把脚下的泥水踩得老高

总喜欢在日头偏西的下午
钻进青翠欲滴的青纱帐
收获一篮篮的青草
然后在沟边刚闷火的野灶里
寻找玉米或红薯扑鼻的馨香

总喜欢在夕阳西去的黄昏
和伙伴们在清清的白沟河里疯狂
喝饱了河水打一个饱嗝
却大胆再来一次横跨
感受清凉的河水缓缓地轻抚

总喜欢在月朗星稀的傍晚
以大地作床以鞋子作枕
找寻天上的牛郎织女
咚咚咚的大鼓声催我甜甜入眠

童年的夏天啊
是一支美妙的曲
时时伴我度过儿时快乐的每一天

童年的夏天啊
是一首美妙的歌
时时伴我唱过儿时幸福的每一天

童年的夏天啊
是一幅曼妙的水彩画
时时映我在田野里忙碌的每一天

童年的夏天啊
是一首抒情的诗
时时伴我书写充满憧憬的每一天

初夏之荷

■苏童

初夏的风轻拂过湖面
写满绿意的湖水泛起涟漪
往日的思绪随水波荡漾
丰硕的荷叶在风中晃动
亦如生命的飘摇

娇艳的花蕾在叶中含羞
亦如梦境的奇异
梦像花朵
未及盛开
于是
便学花儿的模样
在风中傲然待放